

中山文史

第七辑

11/29/02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

1986年

《中山文史》

第七、八、九辑合刊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第20号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中山文史》委员会出版

封面题字：陈振光 设计：毛公弼

责任编辑：林绍声 高民川 郑嘉锐

出版日期：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承印单位：广东佛山日报社印刷厂重印

中山文史第七輯

目 录

杨仙逸烈士传略·····	周孟郎 冯焯楠 李旭昭	(1)
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	林小慧	(7)
爱国华侨马应彪与岭南大学农学院 ·····	冯焯楠 李旭昭	(14)
马应彪先生像赞·····	黄冷观手书	(17)
程天固博士小传·····	程智民 程树经	(18)
岭南画派前辈鲍少游·····	毛公弼	(21)
李遐龄传·····	何文广	(22)
记杨铁夫与崔庸斋·····	余菊庵	(25)
附：杨铁夫逸事一则·····	余菊庵	(27)
老兴中会员谭民三生平·····	卢新贡	(28)
三十年代电影名演员阮玲玉·····	梁德器 林世敬	(32)
中山市自然灾害史料·····	李水尧	(38)
小榄菊会简史·····	麦民安	(55)
附：小榄民间故事一则·····		(58)
中山政制简史·····	李国瑞	(60)
一九一一年小榄镇反正纪事·····	何仰镐	(64)
中华基督教会石岐堂会·····	李护法	(65)
迦南园沿革·····	李护法	(74)
我市一座清代的护林碑·····	肖 嘉	(77)
石岐悲欢话当年·····	李云轩	(78)
濠头中学简史·····	郑柏侣 黄伯齐 陈载成	(83)
三十年代中山篮球运动之忆述·····	李旭昭	(85)

杨仙逸烈士传略

周孟郎 冯卓楠 李旭昭

杨仙逸烈士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字学华、号铁庵，乃香山县北台乡人。父杨著昆，字雅轩，是旅夏威夷的富商。他经营的蔗园和糖厂以及不少企业，中外均闻名，有“中国两大糖王之一”的称号（另一糖王乃民国前期外交家顾维均的岳父黄某）。他家财产丰厚，富甲一方，而又是个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侨商。杨仙逸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爱祖国、爱家乡俱出自乃父的言传身教，他自幼心灵上已打下待人热诚、有正义感的烙印。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使杨著昆和当地华侨极为愤恨。孙中山先生这时在檀香山组成了最早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小团体——兴中会。杨著昆不满清政府之腐败，与孙中山又是挚友，故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大加赞赏，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由于这种关系，童年时代的杨仙逸，便受到革命思想的陶冶。他在檀香山利哩霞街剧场，多次聆听孙中山反清救国的演说，深为感动，从此心里又加上效忠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确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

领。杨仙逸对此十分拥护。未几，他便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该会早期会员之一。

一九〇九年，杨仙逸就读于夏威夷大学，在学期间，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他认为要革命，要救国，在今天的世界中，非拥有新式武器不可。当时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主张，杨仙逸极表赞同，因而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他从夏大转入了加利福尼亚哈厘大学攻读机械专科，毕业后，又入纽约茆弥斯大学航空专科研读，以求深造。他专门研究水、陆飞机结构、性能及驾驶技术等。因为他努力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万国飞行会的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的执照。

杨仙逸的父亲杨著昆老先生，除了极力支持其子投身于航空事业外，于一九一三年和当地华侨集资在檀香山创建了一家“中华飞船公司”，但不久便歇业了。一九一八年，他又在同一地方设立“图强飞机公司”，取名“图强”旨在图强救国，目标极为显著。杨仙逸当时已二十七岁，是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之一。杨仙逸的祖母杨老太太，她在檀香山亲眼见到白种人专横霸道，欺负有色人种的情况，使她认识到，华侨在外国，因祖国贫弱，受人欺凌，因此激发起她的爱国热情。她显年逾古稀，还是极力支持自己的儿孙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主张。她对儿孙说：“祖国富强起来，我们华侨的地位就不同了，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孰是上战杨也不要迟疑畏缩”。就这样，杨仙逸深受家庭的熏陶、支持和鼓励，为鼓立鼓国空革，他早作了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杨氏一家三代都关心革命，热爱祖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一八年，杨仙逸受孙中山电召回国，共商国事。那时革命还是处于低潮。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虽死，黎元洪就任

总统，军政大权仍落在北洋军阀手中。他们为了巩固政权，解散了国会，废除了约法。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和那些军阀作坚决斗争。可是，在广州，军权却落在广西军阀莫荣新等人手中，对军政府事事掣肘，甚至公然排斥孙中山。杨仙逸觉得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在这样情况下，感到自己的担子非常之重，如何消灭桂系军阀是急不容缓的。时适杨仙逸奉命往福建漳州筹备组织我国第一支飞机队，并担任总指挥。他自念此行任务重大，决不能有负孙先生的重托，于是精心策划，积极筹备。不久，桂系军阀莫荣新叛变，并盘踞广州越秀山一带负隅顽抗。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以杨仙逸为总指挥的“援闽粤军飞机队”，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奉命从福建回师广东，配合援闽粤军作战。杨仙逸率领的飞机队在广州上空投下传单，声讨莫荣新的罪状，并向越秀山敌占区投弹。莫荣新叛军在陆、海、空军的夹击下，抱头鼠窜。就这样，一场内战平息了。杨仙逸当时指挥部属配合陆海军作战之功，殊不可没。

经过讨伐莫荣新战事，杨仙逸对航空救国更有信心，为了扩大飞机队，他奉派到日本、美国、檀香山、墨西哥等地向华侨筹款购机。杨仙逸到檀香山时，著昆老先生极力赞助，用个人的财产购机四架，献给祖国。他父子两人出钱出力，大大鼓舞了海外爱国侨胞。跟着，杨仙逸去美、日等筹款，又购回飞机八架，就这样组成了我国第一支空军队伍。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杨仙逸被任命为航空局长，在广州大沙头设立航空局。接着，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杨兼任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他为了培养祖国的飞行人员，曾挑选有志于飞行者黄光锐等数十人，派往美国入航空专业学校学习，这批人

后来成为我国早期的飞行人员。

当时的飞机制造厂，不论厂房工具等设备都十分简陋，而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尤为缺乏。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有雄心勃勃的杨仙逸厂长指导下工作，大家一起劳动，同甘共苦，得到孙中山的关心，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经常和夫人宋庆龄女士亲临视察，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数月后，制成了第一架飞机，命名为“乐士文”号，该名是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名“ROSAMONDE”的译音。试飞之日，孙中山与夫人亲自到大沙头机场，由黄光锐当试飞员驾驶，孙夫人从容登上后座，共同试飞。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庆龄对杨仙逸的信赖。起飞后，环绕广州上空数周，飞机性能良好，安全降落。孙中山上前与杨仙逸、黄光锐等一一握手，祝贺试航成功，并且同全体职工在机场拍照，又与宋庆龄二人在“乐士文”号合影留念，这次为我国航空制造业开了新纪元。为了表彰杨仙逸的卓越功勋，鼓励其继续努力，孙中山亲笔书写“志在冲天”的横幅赠送给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杨仙逸之子杨添霖及媳妇郑瑞安应邀从美国回国参加纪念活动，把“志在冲天”的横幅献给祖国，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接收。现已送博物馆珍藏。

一九二三年九月，军阀陈炯明盘踞东江惠州一带，发动叛乱。杨仙逸以陈逆素来受孙中山栽培提携，一旦羽翼已成，即想树立个人势力，忘恩负义，实狗彘不如。当时孙先生派遣大军讨伐，并在博罗、雄鸡拍翼山督战，还亲自发炮轰击叛军，杨仙逸亦参与作战。但惠州城高壁坚，陈逆负隅顽抗，一时难以攻破。在博罗梅湖白沙堆前线，杨仙逸又建议从水路进攻敌人。于九月二十日，杨与水雷队长谢铁良、长洲要塞司令苏松山、虎门要塞司令马瑞麟、飞行员吴顺之

五人，检查水雷时不慎爆炸，五人皆壮烈牺牲。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孙中山先生闻之，深为痛惜，随即命令所属各部四出寻找烈士遗体。当时驻石龙的飞机掩护队，由林伟成率领，出动火船沿海搜索，终于次日清晨，在往博罗的回程中，发现水面浮起一对机翼，中间夹着一具尸体，验明就是杨仙逸的遗体。后来，其他队伍亦先后将谢、苏、马、吴四位烈士的遗体寻获。孙中山和大元帅府决定，对为革命遇难的烈士进行厚葬。对于杨仙逸烈士，大元帅府还下抚恤令，并追认为陆军中将，规定每年九月二十日为空军节。

附孙大元帅抚恤令：

故航空局长杨仙逸，技术湛深，志行纯洁，尽瘁国事，懋著勤劳，本大元帅正倚为干城心腹之寄。此次在白沙堆轮次猝遭变故，死事甚惨。遽闻凶耗，震悼殊深。杨仙逸追赠陆军中将，并着军政部照陆军中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以彰忠节，以慰烈魂。

尾声：

杨仙逸与孙中山，他们除了同袍关系外，又是乡情梓谊，且在檀香山又有一段渊源。杨著昆是孙中山的挚友，而孙中山是杨仙逸的父执，交情密切，不是泛泛之交。而杨仙逸追随孙先生五年过程中，执行各项重要任务，卓著勋劳，得到很高评价。因此，他们之间就好象自己人一样，孙先生夫妇经常到杨家作客。杨仙逸夫人程德纯女士善于烹饪，特别是中山特产食品，如红枣饼、鱼角等尤得其中奥妙，每次都以此来招待孙氏夫妇，获得称赞。有一次孙氏夫妇到访，杨仙逸夫妇请孙先生赐书留念，孙先生欣然应允，并即席挥

毫，当时所写的是三米长的中堂，孙先生蹲在地上写出稳重而雄浑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在题写上款时，孙先生由于写惯了“逸仙”这个名字，所以下笔先写了个“逸”字，经宋庆龄提醒，才在“逸”字上补写“仙”字，这样上款就高了一些。从这两件生活小事，可看到孙先生和杨仙逸烈士两人的生活情趣及浑厚的革命友谊。

杨仙逸遗体葬于广州黄花岗之东，三望岗之原，墓碑是孙先生手书的“杨仙逸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墓道拱门上放置一飞机模型，象征烈士生平事业和冲天壮志。一九二七年，广东省政府决定重修杨烈士墓，并竖石碑镌刻烈士生平事迹。数十年来，时间推移，墓被毁坏。一九七九年间得宋庆龄副委员长的关怀，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已拨出专款在黄花岗陵园右侧，邓仲元烈士墓之后，按照原貌修复。最近，人民政府已将和杨仙逸一起牺牲的四烈士葬在杨仙逸烈士墓之侧。今后“四化”繁荣，祖国昌盛，忠魂有知，当不孤寂。

中山市环城新村的蟠蜆头山，亦有杨仙逸烈士墓。过去大家认为是一座衣冠塚，其实不然。二十年代初立该处杨仙逸墓时，其家人以广州之墓远隔家乡，子孙祭扫不便，经航空局同事的协助，由烈士之长兄杨江霖和岳丈程友彝老先生等把杨仙逸之遗体运回中山新村安葬，故有蟠蜆头山之墓。

杨仙逸烈士遇难后，国内外爱国人士均表哀悼，杨仙逸夫人程纯女士多次谒见孙先生夫妇，孙先生授意办一所学校以纪念先烈和策励后人。程女士回中山后，积极奔走筹办，逸于一九二五年办起了仙逸学校。及后，又得宋庆龄的关心，多方筹划，政府按数万元作为经费，著昆老先生由檀香山汇款二万元，作为扩建学校之用，学校不断扩大规模。

一九三五年在石岐南门西林山麓办起“仙逸中学”。

解放后，仙逸中学、雨芬中学、大公中学三校合并为“联合中学”，后又改为“石岐二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添霁先生数度由美回国，协助党和人民政府筹划恢复“仙逸中学”事宜。一九八二年，“石岐二中”便恢复仙逸中学校名。烈士父子三代，功在祖国，其为人民所敬重，宜也！

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

林小慧

余年届八旬，少时常闻先父林君复忆述追随孙中山先生及其生平事迹，至今未忘者略志于后：

先父早期爱国思想

先父林君复是广东省中山县（今中山市）大涌乡人，幼年在村塾就读。及长，在广州格致书院（后改岭南大学）攻读。当时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深，若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早期又接触康、梁变法维新思想，光绪年间，决定东渡日本，俾求深造，冀他日学有所成，以报国于万一。

留日幸识孙中山先生

先父先后在日本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年十九岁，适中山先生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经常向东京留学生演讲，先父深受熏陶与教益，逐渐产生革命的强烈愿望，孙先生演讲后，学生发言。先父认为孙先生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慷慨陈词，引起孙先生的赏识，即日相约个别长谈，孙先生对其坚强革命意志，甚为嘉许。孙先生重视青年学生力量，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接受筹款任务

当革命风暴席卷中国时，中山先生把筹募革命经费任务交托先父，他表示愿带头变卖家产，舍身救国。时值先父新婚，中山先生微颌道：“舍得家否？”他说：“即罹杀身之祸，灭族之灾，亦在所不惜，遑论家园”。先生十分赞许他的精神。光绪年间，先父以需款留学为理由，变卖家产，当时其兄长得知此事，大为震惊，生怕此后斩首灭族堪虞，况产业为糊口之需，百般反对，然先父矢志不移，献身革命，认为国家民族至上，绝不考虑个人温饱与安危，更无眷顾家园之忧，即再度往日本。先父赴日本后，四出奔走筹款，值我外祖父缪福培（旧居在石岐狮子街）在日经商，颇有积蓄，而结识华侨又多为巨商，对反清武装斗争，大力支持，因而筹得巨额款项，按中山先生函嘱，将该款寄给黄兴和朱执信先生，作为革命经费，一九三三年八月，先父往广州文明路（德政路口），曾出示一函，我曾看过。信是当年黄兴先生

亲笔寄给我先父的，内称：“在日筹款经全数寄与朱执信先生收存，以作革命活动之经费。”此信原存先父身边，但抗战期间，早已散失，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创办“仁声剧社”

中山先生重视文艺宣传，指示先父在澳门办话剧社，借此唤起民众。父亲自叹无戏剧才能，孙先生却说：“但你有勇气与功力”。为防备清廷砸烂革命宣传机器，遂以澳门南环四十一号作为活动中心，创办“仁声”剧社。由先父与林寿恺、张若屏变卖产业二万元作为经费，演出剧目有“血泪”、“金钱毒”等揭露清廷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以激发人民爱国热忱。先父与各成员“粉墨登场”。（林寿恺今年已近百岁，尚健在）话剧社可称民主革命时期第一块革命文艺宣传的瑰宝与基石。

策动“新娘”运武器

孙先生介绍先父认识秋瑾女士，并以此教诲先父要重视妇女力量，在先先生的指示下，于光绪末年潜回家乡，动员自己的亲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干、萧世冰等参加革命。有一次，先父接受运武器入县城的任务，便布置妇女分别乔装新娘和陪嫁，另叫人乔装轿夫、脚夫或八音队员。当时清府虽有戒备，对水陆交通明查暗访，但先父策动此事之前，工作高度严密，如“新娘”在花轿内大哭，陪嫁者哭声四起（哭嫁是一种风俗）而轿夫则大声怨骂，用此声势架式分散敌人注意力，终于掩盖了清兵耳目。当日高抬花轿、礼箱，吹吹打

打，将暗藏于花轿、礼箱、娘子“凤冠”的枪支、子弹，浩浩荡荡从石岐长堤运至烟墩山，清妇女多体弱，脚小，而身上负荷沉重，她们在此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她们勇于为民族自由而牺牲一己，其胆识不亚于鬚眉，深受中山先生嘉许。正是：

忠肝义胆称巾帼，礼盒妆奁化武装。

勇赛男儿无逊色，乔装女嫁世留芳。

举义旗光复广东

先父数次将变卖家业之款与何进等战友往港澳购买军火，后将枪支弹药运回广州，为光复广东提供了足够的武装配备，一切武装起义准备就绪，中山先生任命先父为香军总司令，先父首先经过重重阻难，策动在前山的任鹤年新军起义，反正后，再率领李杰夫、林警魂等各路起义军于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攻入香山城，顿时革命队伍迅速壮大，革命声威大振，当时的县知事闻风丧胆，见大势已去，狼狈逃窜。香山光复后，先父又奉命率领香军配合顺德周之祯所部，在中顺两县之间的海道东西马宁与清兵发生激烈战斗，先父指挥作战，即使敌人压过来，由于革命指战员置生死于度外，前仆后继，最后取得胜利。顺德光复后，先父又率领香军先进入广州城，与其他各路民军会师广州，逼走清水师提督李准，广东全省遂告光复。正是：

戎马鏖战急，英勇数父执。

报国擎义旗，敌阵鬼号泣。

不图仕宦与重视革命友谊

当广东全省光复后，广州七十二行商界推选先父为广东都督，他婉辞推却，认为革命目的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应功成身退，（此职让与胡汉民）。后中山先生亲自委任先父当大元帅府参议，廖仲恺先生多次推荐先父任农民部长兼中山县长。伍廷芳博士任外交部长时，任先父为外交官，先父均一一婉辞不就。不求闻达，于此可见。先父因痛恨旧社会腐朽，晚年隐居山中寺院，布衣素食。当时陈铭枢（民主人士）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他表明晚年心迹，长居古刹。先父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于革命战友，经常解囊相助，刘师复与父为肺腑之交，刘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父亲日夕守望照顾，直至他与世长辞，而死后萧条，先父即卖衣物，为之殓于杭州西湖，足证其对革命同志的深厚友谊。

治学精神与才华

先父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于大量古籍书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无一不精通。铭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即为诗、为词、为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惜抗战时散失无存。前海革部长程璧光于护法斗争中牺牲。其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之《殉难记》即为先父遵孙先生嘱，用“四六骈文体”撰写。二十年代末期，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及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其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于中日两国文化交

流，贡献颇大。

先父精通三国文字，懂德文、日文、英文，在追随孙先生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均为父亲撰写。孙中山先生对其工作，甚为信任和嘉许。

赴德未成，赴日翻译佛经及中医书籍

父亲通德文、英文，二十年代初，被派德国留学，由广东高等师范（简称高师，即今中山大学前身）拨款作经费，时邹海滨主其事，广东高师校刊亦有登载，但因先父患病而中止。

先父与伍廷芳先生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精通日文，于二十年代末期东渡日本，动身前告我，一一六八年与一一八七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足见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此行先父住日本长崎舅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其所携带书籍共五、六箱之多，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此种坚毅不拔精神，使人至为钦敬。先父时年五十，书写所用工具为铅笔，归国时告我一事，即彼翻译时积聚之铅笔屑，共有一抽屉之多，可供炊饭之用，后竟传为佳话。

此次赴日译书，非但体现其个人之治学精神，而且对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惜全部作品今难考查，其底稿亦于抗战时全部被焚无存。

撰写《程璧光殉难记》

一九一七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脱离北洋军，率领北洋舰

队南下参加广东的护法斗争。当时莫纪彭任海军部秘书。不久，程璧光在海军部码头被反革命暴徒行刺，不幸殉难，为国捐躯，军政府（护法政府）飭令该部为其撰写《程璧光殉难记》，莫纪彭素仰先父文章造诣甚深，因而邀请先父为其撰写。当时程的石碑竖在长堤，《殉难记》一文刻于石碑上，后于某年被敌人搬迁至他地，今无存在。

与鲁迅先生、李宗仁先生会晤

“五四”运动以后，先父曾与鲁迅先生会面，先生问其对国运之设想如何，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于未倒，对鲁迅先生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此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先父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二假，父必以大量新文化运动杂志享余，并教育我辈必须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想，以迎接新形势。

一九三三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先父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先生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先父握手寒暄。并颂赞先父：“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先父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晚年削发为僧，于一九四二年在惠阳象山古寺中病歿，身后萧条，“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孙中山先生生前曾以“毁家纾难，功成身退”八字赠给先父，足证先父见重于孙中山先生也。

爱国华侨马应彪

与

岭南大学农学院

冯焯楠 李旭昭

马应彪先生生前在国内和港澳各地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在故乡修建道路，美化环境，他的爱国爱乡事迹，深为人们所乐道。而马应彪先生支持创办岭南大学农学院的过程感人甚深。

马应彪热爱教育，他在岭南大学曾捐建了“马应彪招待所”，他的夫人郭庆棠女士也出资扩建了岭南大学“疗养院”。此外，马应彪先生还与知名华侨陈嘉庚、陆佑、蔡昌等捐赠了“十友堂”，对岭南大学的贡献很大，因此，被校方聘为校董（岭南大学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在我国所开设的学校之一，该校校董多是美籍的）。马应彪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他知道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关注的是中国的农业问题，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立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农业搞得好，农民生活才得到改善，但当时我国农业仍然很落后，不论是水稻、果木、畜牧各方面产量都很